

書譜出版社·普及本·

二王法書管窺

二王法書管窺

關於學習王字的經驗談

一千九百六十三年九月 沈尹默

愛好書法的朋友們，向我提出了一個

二王法書管窺

書譜出版社·普及本

二王法書管窺

出版：書 譜 出 版 社

SHU PU PUBLISHING CO.,

地址：香港灣仔道 107-111 號
慶邦樓三樓 A 座

電話：5-726009
Flat A, 2nd Floor,
107-111, Wanchai Road,
Hong Kong.
Tel. 5-726009

印刷：信 義 印 刷 公 司

地址：九龍官塘偉業街 154 號
德信工業大廈五樓

定價：HK \$ 6.00

SP056-D6-78

說 明

《二王法書管窺》，初名「怎樣學王」，發表于一九六三年，我們現在刊印的是作者的畫跡原稿，相當難得。

作者沈尹默（一八八二—一九六四）浙江吳興人，是著名的北大教授，五十年代以寫新詩名著，是近代著名書家之一。這篇文章扼要地說明他對二王（王羲之和王獻之）法書的見解，有精闢獨到之處，通俗易懂，很值得一讀。

這是一本行書帖，是他晚年之作。他的行書，從妍媚中透露出古健氣魄，筆法瀟灑，但處處又扣得相當嚴緊，我們認為，是學習行書的一個很好的範本，現務印出來供學者研習。

二王法書管窺

關於學習王字的經驗談

一千九百六十三年九月 沈尹默

愛好書法的朋友們，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學王？」這個問題提得很好，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是我願意去接受這個考驗，試作解答的問題之一。乍一看來，彷彿很是簡單，只要就所有王帖中舉

出幾種來，抄寫完臨那一種，依次再寫臨其
他各種，每臨一種，應該注意些甚麼，設個
詳悉，便可交卷。寒食，正北世傳南齊時代王
僧虔筆畫贊（唐代王堂禁經後附書訣一則，與此
大同小異）那樣，「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
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梨，勒若橫釘……粗不
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據他的
意見，只要照他這樣做，便是「工之畫矣」，就緒够

達到「可擅時名」的成果其實便這樣做在王
僧虔時代，王書真跡尚為易見，努力為之
或許有效。若在現代對於王書還是這樣
看待，還是這樣做法，我覺得是太不夠
的。但不够恐怕簡直很少，可能性使人辛勤
下生不知學的是甚麼？王字這樣的卷案是
不能起正確效用的。

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在沒有解答怎

樣學王以前必須先把幾個應當先決的重
要問題下解決了，然後才終着手解決怎
樣學王的問題。幾個先決問題是：要先弄
清楚甚麼是王字，其次要弄清楚王之字的
遭遇如何，它是不是一直被人們重視，或在
當時和後來有不同的看法，還有流傳真偽
轉摹走樣等。關係這些都決大政有些
分脫然沒有學子在實踐中不能揣摩心傳自

想，逐漸領會，才能和它一次接近一次窺見
真諦，收其成效。

現在所謂王學，豈然是指養之而言，但就
書法傳統看來，齊梁以後學書的人，大體
皆宗師王氏，必然要涉及厭之，這是事實，
那就必須要將他們父子二人之間體勢異同
加以分析，對於後來的影響如何，亦沒研
討才行。

那末先來談王氏父子書法的淵源
和他們成就的異同義之自述學書經過
是這樣說：「余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
見李斯、曹喜、鍾繇、梁勰、蔡邕石經，又
於仲夏洽露，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術
之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
衆碑學習焉。」此一收文字，不能肯定是右
軍親筆寫出來的，但流傳已久，不能設

它無所依據，就不能認為他沒有看見過這
些碑字，顯然其間有後人妄加的字樣。如蔡
邕石經，白中原有的三體二字，就是妄加的。
在引用時，只能把它刪去。書人皆云三體石
經是魏石經，但不能以此之故，就完全否定
了文中所說事實。文中敘述龔橋未詳詳
悉，却有可能取信之。龔術友人在龔羲之習
字的蒙師，她名鏗，字茂漪，是李矩的妻。

衛恒的妹妹衛氏四世善書家學有自
又傳鍾繇之法能正書又抄世人評其書
如插花舞女低昂美空裁之從她學書
自然受到她的薰染了通鍾繇姿媚之
習也二由之而成後來博覽秦漢以來篆
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鍾繇新體有異
因而對於師傅有所不滿這和後代書人從
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

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情。在這一段文字中，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其深厚根源的。王氏也是能書世家，羲之的叔父廙最有名，對他的影響也很大。王僧虔曾說過：「自過江，左右軍之前，惟廙為最。」右軍法羲之又自許：「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筆稱當，應行張，猶熟道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吾

晚之考此未必謝之。又言：「吾真書勝鍾草，故減張。」就以上所說，便可以看出羲之平生致力之處，仍在隸和草二體。其所以心儀手追的，只是鍾繇、張芝二人。而其成就，自謂隸勝鍾，草遜張。芝之亡，是地自己的評價。而後世也說他的草體不如真行，且稍差於獻之。這可以見他自評的公。先唐代張懷瓘書斷云：「用鑿通神，操天巧，故能增損古法。」

茂令體……然剖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
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跡運用增筆而古雅
不逮至精研體勢則各有所工所謂冰寒於水
張懷瓘敘述右軍學習鍾張用剖析增損和
精研體勢來說這是多末正確的學習方法
按之要表明他不曾在前人脚下盤泥依樣畫
着葫蘆而是在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
服務不泥於古不肯奉令才算心安理得他把

平生從博覽所得的秦漢篆隸各種不
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
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折陳出
新，更爲後代開闢了新的天地。這是羲之書
法受人歡迎，被人推崇，說他兼攝衆法，備成
一家，爲第壹宗師的緣故。

前人說：戲之幼學父書，況習於張芝，後改
制度，別創其法，率尔師心，冥合天矩，所以文

章志說他愛右軍書為令體張懷瓘書議
更說得詳悉子敬年十五時嘗白其父云章草
未能弘逸今窮偽略（俗謂不拘六書規範略謂者併點
畫屈折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篆行之間於往法
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安適然古
法二局品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聞一門
之行書非草非真融方圓在平季孟之間兼
有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